

文化过客的目光与足迹

——读《遥远的彩虹班》

□ 谈凤霞



读书有感

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地的时事新闻瞬间传播，风景生活也都可以一览无余。虽然网络缩短了时空距离，但是对于一方水土的深刻认知，唯有真正踏入才能有切身感受，而且这份感受不仅是关于异域，也连带着我们的故土；不仅关于我们的所来、所在，也关于我们的所往。作为异国他乡的匆匆过客，会有属于过客的陌生而独到的目光，甚至也可能留下过客的美好足迹，找到未来的行走方向。荆凡以自身南非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儿童小说《遥远的彩虹班》就铺展着这样的目光，铭刻着这样的足迹，也昭示着作者对教育和文化的多重思考。

这部小说中的异域不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西方欧美国家，而是相对冷门的非洲最南端。南非因其先后被荷兰和英国殖民的历史及世界各国移民的当代交汇，带来众多的民族和种族，美丽的南非成了民族的大熔炉，被誉为“彩虹之国”。故事的主人公苏远母子来到南非开普敦，领略了南非的山海、草原、野生动物等绮丽的自然风光，这些炫目的热带风光让他们惊叹和沉醉，但无法抚慰他们在异国的孤独和渴望。

苏远一家在南非除了和一些中国朋友来往，也结识了南非当地的外国朋友，同胞乡情和跨国友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丰富的情调和温润的感动。苏远一家对于文化有着开放的眼光，他们参观南非的艺术博览会，拜访南非祖鲁民族的友人。“彩虹之音”一章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尤其是多民族的音乐展示。音乐既凸显了民族的特色，同时也消泯了民族的隔阂。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帮助，是他们的国际交往准则。苏远爸爸在外地得了疟疾的危难之际，南非友人毫不犹豫地关照；在苏远母子骑车和开车遭遇危险之时，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们感激万分；苏远妈妈也接受了外国邻居的孩子进班学习中文的请求。作者以苏远一家在南非的两年生活经历来展现南非社会的乡土人情，目光中大多是欣赏，但也有对于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批判。

身在异国，真正让苏远母子心心念念的，是“母语中文”这片植根于文化土壤中的“精神家园”。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存在、思维三位一体。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甚至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遥远的彩虹班》并非旨在探讨形而上的哲学，而是立意在于与语言紧密联系的文化。苏远到达南非后，需要学习英语来更好地融入当地学校和文化；但是在情感上，他更倾心于自己的母语，更加觉察到中文的美和亲切。这是目光在两种文化之间逡巡过后的自然选择，母语联接着我们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定居南非的华人家长都希望

下一代的孩子能够学习中国语言，以了解和承接民族文化之根；而外国友人则出于对中国的好奇和喜爱而希望能学习中文。林如莽在开普敦开设的中文学习班收了七个不同肤色和身份的孩子，但相同的是他们对于中文的热情。林如莽没有把中文当作实际语言来教授，而是用心地选择中国诗词，传达语言本身及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之美。从语言哲学来说，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世界显示的方式就不同。中国古典诗词显示的是优雅的诗意、含蓄的情致，可以让孩子们触摸中华民族的文化脉，感受其隽永的气韵，增益其对于中国的亲近之心。

小说节奏舒缓，作者没有刻意设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是以散文般的笔致平实地讲述苏远母子的过客生活，而学习中文则成了作者构想主体故事的情节线索，尤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更是集中笔力，层层推进地烘托这一事件之影响与意义。苏远一家临回国前，费尽周折地去寻找老师来延续“永远的彩虹班”。他们回顾过去：“两年上课的时光像彩虹一样闪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在三个人的脑子里闪过——在异国他乡的汉语荒漠里，他们竟然在这小小的书房里挖出了一口母语的井，养育了一片小小的，小小的绿洲。”作为过客，这片“中文绿洲”是他们在南非开普敦这个异国他乡留下的足迹，是他们的不舍，也是欣慰。

在异域土地上，苏远母子也留下了成长的足迹。从初来乍到对于陌生世界的忐忑、遭遇危险时的惊恐，到和南非友人交往中的融洽，再到建立中文学习班之后的适应，尤其是在中文的笔致与教学中找到了自身的根基

和价值。苏远变得更加自信大方，林如莽也在一连串的考验中，找到了作者所言的“自适”。很多时候，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对成长的一种催化剂——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孩子，逼着我们走出熟悉的舒适区，去面对和接受新的挑战。这需要勇气、耐心、智慧。在不同文化的对照甚至碰撞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辨识自身文化的优劣与缺失，去芜存菁地吸收异域文化以取长补短，在保持自己身份之际又扩展自己的世界，并思考可以有何增进文化交流的作为并付诸实践。

南非是一个盛产宝石的国度，在这部以南非为地点的小说中，苏远欣赏过南非自然界的奇特宝石，钟情于母语中文这块熠熠闪光的文化宝石，也珍视跨越国界的友谊的宝石。《遥远的彩虹班》的“遥远”其实暗含了远与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发展了对于自身母语文化的“亲近”，也生发了和异国文化及友人的“亲近”，而“彩虹”的丰富颜色则代表了多元文化的包容。小说中多次写到南非的圆形田地：“田地中，有的圆则和别的圆相互拥抱着。还有的，三三两两，各种排列组合。这些特别的田地，有的满圆碧绿，有的整圆金黄，也有的被对半劈开，在同一个圆里种了两种不同颜色的作物。”这一描写看似闲笔，实则是神来之笔。新奇的圆形田地既是南非的一种特色地理风貌，也象征了在这片土地上各色文化的兼容并包。圆形代表了圆融与和谐，而各种色彩的圆更是体现了当今世界所需要的和谐并存、美美与共的兼容并包精神。因此，《遥远的彩虹班》是融汇了中华民族气韵与当代世界气象的文化与情感的结晶。 (据光明网)



新书架

《“一带一路”新十年》



作者：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金研究院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这十年中，“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相关国家创造超过42万个就业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合作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与十年前比，全球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疫后经济复苏不平衡，一些长远的疤痕效应还在显现，地缘政治、产业链调整、绿色转型等新变局和新约束条件，也给经济基本面和全球治理机制带来深远影响。在新形势下，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国际合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and 解决。

本书从宏观与产业、实体与金融、国内与国际多个层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探讨未来发展的机遇和相关公共政策问题。本书兼具学术专业性和大众可读性，对于国内外公共政策部门、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认识和把握“一带一路”新十年的宏观、金融与产业趋势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梁晓声谈中国人》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大有书局

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梁晓声一直被当作“平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饱含对平凡人物的关怀，秉持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真诚并具有说服力。

《梁晓声谈中国人》以人物之小，观社会之大。作者通过自己的个性观察，描写小人物、青年人、知识分子、农民、女性、立体中国人等这些红尘中微小的个体，他们的故事是中国社会百态的见证。书中对社会各色人物命运状态的记录，折射人性的弱点，见证人性的光辉，温暖与尊严。这些人物既展现时代的变革，也凸显各种群体在不同时代下的鲜明特征，让人更加明白立体中国人的含义。书中所配10幅线描插图，生动形象，描摹细腻，与作者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字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瓦釜虫鸣集》



作者：周家望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内容简介：
《瓦釜虫鸣集》精选诗人周家望2010至2021年12年间所作的300余首诗作。既有《篁岭行》《雅典行》之游历行吟，亦有《扫地婆》《麻雀》《柴犬》等世态感。《瓦釜虫鸣集》以生活本色为基调，“遵古而不泥古”，把心灵深处的愉悦与苦闷、孤独与悲怆、激昂与落寞融入笔端，化作诗行，其咏史苦读之思与古来文墨客的家国情怀遥相呼应，而其灵动、幽默的情趣，俯仰可掬，呈现了诗人情文并茂的追求与功力，读来有爱、有趣、有诗意，也有格局。

一条闪耀精神光泽的河流

□ 阎晶晶



锐书评

文学说到底是要表达思想内涵、传递精神力量。我们倡导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当代中国人形象，特别需要在创作实践上给出生动、有说服力的例证，需要一批在表现人间烟火的同时传递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在人物塑造、故事结构、情节叙述以及内涵开掘上做出有益探索，既写活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烟火世界，也生动展现了一个理想高洁的精神世界。

《金色河流》作品名意境隽永，阅读小说可知，“河流”寓意人生，“金色”既指财富，也指超越物质财富的金子般的心灵。作品以民营企业家穆有衡生命最后两年的时光为切入点，回望他艰辛打拼、步履不停的创业历程，讲述他在财富、亲情、道义之间抉择的故事。从穆有衡大开大阖的人生巨变，到他与子一代的观念碰撞，再到他选择将财富捐赠作为生命的终章，作品写出了物质创造、道德情感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折射出时代大潮中精神世界的嬗变。

从作品中，可以读出作者自觉的戏剧性追求。绵密的现实生活书写里潜藏着戏剧性结构。人物关系构成也带有戏剧性特征，以一个人物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又因种种显在和潜在、直接和间接的交错关联，构成一种网状形态。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不断推进中，小说逐渐引出一个正剧式的严肃主题：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心灵和精神的光泽？这既是义利关系的考量，也是对精神品格的淬炼。对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可贵的是，这种表

这是通过人物故事的发展、丰沛的现实细节自然引出的，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从主题上说，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主人公穆有衡从始至终所秉持的价值观以及他最后做出的财富捐赠，显示了道义的力量。小说中其他人物也保持了内心的高洁。王桑对传承民族文化怀有深深的热情，与好友一起为振兴昆曲艺术而执着努力。乡村女孩昆山在人生境遇的变化中领悟到的也是爱与亲情的珍贵。作品塑造的这些人物，作为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着美好心灵和价值理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美好心灵和价值理想，生命的河流才能闪耀精神的光泽，时代大潮才能如金色河流般奔涌向前。时间是检验作品成色的试金石，《金色河流》的评价还要交给时间，交给广大读者。(据人民网)



打开乡村生活的全息图景——《星空与半棵树》创作访谈录

□ 陈彦



编辑推荐

《星空与半棵树》写作时间较长，是因为写着写着一些人物与原初想法发生了背离，中途甚至停下了很长时间找不到路径。故事展现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总之，是想描绘一个比较广阔的社会，力图展现更加“全息”的乡村生活图景。

如标题所示，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星空”与“半棵树”之间的故事。简而言之，星空对应着主人公安北斗，半棵树则对应着温如风。这两个人物和他的核心故事均发生在北斗村。温如风因自家半棵树被盗而引发了一系列行动，有冷静的，有过激的，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当然，这只是小说整体故事的一个出发点。当半棵树被盗窃事件，横向牵连出了拥有另外半棵树所有权的村霸孙铁锤、基层公务员安北斗、派出所所长何首魁、书记南归雁，还有村民牛存犁等一众人物流来。纵向则千丝万缕地逐渐向县、市、省等更广阔的社会舞台面延伸。温如风家的变故，也改变了安北斗的命运，他不得不一直帮着他找树，不知不觉间，竟然耗费了他最美好的十年韶华。十年间，安北斗由对温如风无奈、讨厌、气愤，到理解、同情、介入，甚至被喻为“同伙”，但他也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

“星空”与“半棵树”在小说里都是具体的现实存在，星空就是星空，半棵树就是半棵树，当然，既然要写它们，也就都包含着超

越现实存在的一些精神寓意。“半棵树”是微小的，切身的，形而下；“星空”则是广大的，高远的，形而上的。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理解和处理生活经验的方式。其实在小说中，安北斗也不仅仅是“仰望星空”者，他也有他的“半棵树”问题，在事业和爱情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具体的牵绊。但他不同于温如风的是，当老温在半棵树的纠结中始终不能自拔，而他却通过仰望星空获得了更为宏阔的、理解人与事的能力，可以上下四方、往古来今，化解生活现实的具体痛苦，在对星空的感悟中，他获得了常人没有的毅力、精进意识与担当勇气，最后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且代表北斗镇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人物，他的经历充分说明，高远的眼光和脚踏实地同样重要。

在小说之外，我对星空的热爱，从童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在秦岭深处，仅凭肉眼便可以看到满天繁星。而关于星空的神话传说，几乎俯拾即是，山村任何一个老太太，都能给人讲一堆关于牛郎织女和嫦娥玉兔的故事。即使讲神鬼妖魔，也都与自然气象紧密相连。美好的月夜，一定会伴随着美好的人物故事出现，而黑暗与风暴，必定纠缠着悲剧与死亡。那些故事成了我生命的深刻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化血脉与传统的的一部分吧。对星空的好奇，可以说伴随了我几十年，包括广泛阅读相关著作、观看探索星际的专题片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仰望天空，积累下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有些发现至今令世人拍案叫绝。从人类经过细致观察、精密演绎推导的天文学与宇宙观中，我们甚至能得到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儿时的兴趣，让我成了一个天文爱好者，并始终对天文学抱有较大的好奇心。写这部小说时，一些东西刚好就用上了。

好在《星空与半棵树》中，回旋着一只猫头鹰的“念白”。通过它的直接观察与间接隐喻，见证了小说中大树的被盗、山村的“点亮”，山体的被炸与爆炸、村霸孙铁锤的最终灭亡。这

一形象，是我的特意安排。小时候，乡间关于猫头鹰便有很多传说，核心是说它可以预知死亡。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可以打开另一种理解世界的眼光。我之前的几部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形象，比如《喜剧》中，就以一条柯基犬的口吻讲述了一般人眼光所不能及的现实，原因无它，就是想展现更多认知的可能性。《星空与半棵树》不仅涉及当下现实的具体问题，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重要问题之一。有了猫头鹰的视角，从它的角度观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更丰富、更充分、也更具意味。有人说这是一部生态小说，我对这个“标签”也没表示反对，毕竟这方面的书写篇幅较大，但它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说。

《星空与半棵树》所展现的村庄，出现了一些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功利化、乡约渐逝等问题。在新的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过程中，旧有的乡村精神秩序逐渐退隐，因此出现了如孙铁锤一般的极具破坏性的人物，在这样的影响下，乡村原有的秩序逐渐被打破。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仍有一些人物持守正道，努力做精神建构的工作，试图以新的风尚应对复杂的生活和精神难题。小说中因此有了草泽明这样的人物，他颇有古风，曾做过小学教师，后来因观念不合时宜而退隐在家。他读书、习字，貌似与世无争，萧然自远，却始终密切关注北斗村的世态人情。他也在悄然实现着他的“现代转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勉力为北斗村人重修“乡约”，就饱含着精神建构的意味。乡村精神秩序的建构，应该是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赓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创造能够应对新的现实问题的新文化。文学有责任关注并记录这个过程。

有评论认为，在《星空与半棵树》中显现各种戏曲元素。如何融通戏剧和小说，以尝试性地打开更丰富的艺术空间，确实是我从事小说创作后经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经验，古今中外都不乏例证。戏剧表达方式，

既可以使小说对生活的书写更凝练，也可以拓展其艺术和精神空间。《星空与半棵树》开篇便是类似“老戏”的“楔子”，力图快速进入矛盾冲突，并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情势。第98节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以一折戏迅速交代孙铁锤、何首魁等重要人物的命运，达到水到渠成的快速“收网”效果，这是戏剧的特长。注重故事的戏剧性，始终让人物置身于具体的矛盾冲突与必要的悬念中，是戏剧之于小说的一种滋养。但小说绝不可以过分“戏剧化”，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构建生活真实的逻辑上，并且能对生活本质进行更深入的揭示，否则，戏剧性运用会伤害小说的韵律与景深。

这部小说从动笔到最后完成，历时多年，而写作动念的产生，还要更早一些。整个过程最用心也是最有难度的，恐怕就是怎样写出乡村生活毛茸茸的质感，写出人物所能感受到的最细腻、最初始的生活、生命和情感体验。这里面自然不能局限于对人物和他的生活环境做简单叙述，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时代、人与自然的宇宙等问题，其中必然会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心的面向。这种种面向，是小说世界自然生长的，是与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环境相统一的，所以，要写得真实、自然，力求丰沛，难度的确比较大，但需尝试探索。

作品犹如一棵大树，有根基，有主干，也有旁支斜出的枝丫，还会有鸟儿和虫子在上面展开十分复杂的生活，更会有无尽的关于这棵大树的传说……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把一棵大树的整体气象和完整生命形态讲述出来就好。至于读者，可以去感悟这棵大树的整体风貌，也可以从枝干、枝丫、叶子、虫子甚至根须上去有选择性地读取。总之，能阅读出趣味就好。我觉得对小说与一切文艺作品而言，趣味，仍是十分重要的品质。(据光明网)